

新疆圖志卷九十一

奏議一 漢唐

張騫請連烏孫議

公孫宏請屯田輪臺疏

班超請擊龜茲疏

陳湯謀擊郅支單于疏

甘延壽奏斬郅支單于疏

郭欽歸康居侍子

鮑昱請援關寵耿恭

杜欽論送罽賓使者

蕭望之諫結婚烏孫

張璠三策

陳忠請於敦煌置校尉疏

班勇請復置副校尉居敦煌長史屯樓蘭對

新疆圖志

奏議一

一

魏徵諫迎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魏徵諫披高昌地爲州縣

褚遂良諫置安西都護書

駱宏義討賀魯策

薛仁貴討賀魯疏

郭元振論吐蕃請罷四鎮兵披十姓地疏

郭元振諫發兵導吐蕃擊娑葛疏

狄仁傑諫發兵戍疏勒四鎮

韋湊諫募關中兵往安西討擊疏

李德裕諫應援安西北庭疏

張騫請連烏孫議

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

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旣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公孫宏請屯田輪臺疏

故輪台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取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台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

新疆圖志

奏議一

二一

騎置以間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勅太守都尉明燹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桑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班超請擊龜茲疏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復谷吉効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

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曰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蒙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日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陳湯謀擊郅支單于疏

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

新疆圖志

奏議一

三

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

甘延壽奏斬郅支單于疏

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比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疆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清明陷陣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

郭欽歸康居侍子

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旣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

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買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鮑昱請援關寵耿恭

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
杜欽論送罽賓使者

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叛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

新疆圖志

奏議一

四

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恐壤比而爲寇也今縣度之扼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使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尙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少不能食或傑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吐嘔驢畜盡然又有山池盤石阪道陜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

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蕭望之諫結婚烏孫

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上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張璠三策

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

陳忠請於敦煌置校尉疏

新疆圖志

奏議一

五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于狼望之北財幣糜于廬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以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旣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滅土經有明誠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免折

衝萬里震怖匈奴

班勇請復置副校尉居敦煌長史屯樓蘭對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羽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役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

新疆圖志

奏議一

六

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寒鄯善于闐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

魏徵諫迎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中國始平瘡痍未服若微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况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爲賓客中國卽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寧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恐無所及

魏徵諫披高昌地爲州縣

陛下卽位高昌最先朝謁俄以掠商胡遏貢獻故王誅加焉文泰死罪止矣撫其人立其子伐罪弔民道也今利其土屯守常千人屯土數年一易辦裝資離親戚不十年隴右且空陛下終不得高昌圭粒咫尺助中國費所謂散有用事無用

褚遂良諫置安西都護書

古者先華夏後夷狄務廣德化不爭荒逖今高昌誅滅威動四夷然自王師始征河西供役飛米轉芻十室九匱五年未可復今又歲遣屯戍行李萬里去者資裝使自營辦賣菽粟傾機杼道路死亡尙不計罪人始于犯法終于惰業無益于行所遣復有亡命官司捕逮株蔓相牽有如張掖酒泉塵飛烽舉豈得高昌一乘一卒及事乎必發隴右河西耳然則河西爲我心腹高昌它人手足也何必耗中華事無用昔陛下平頡利吐谷渾皆爲立君蓋罪而誅之伏而立之百蠻所以畏威慕德也今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召首領悉還本土長爲藩翰中國不擾

駱宏義討賀魯策

永徽六年命程知節等五將軍帥師出葱山道以討賀魯駱宏義上此策

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禮有變通也賀魯保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滅之遷延及春且生變縱不牽連諸國必遠迹遁去且兵本誅賀魯而處密處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留

新疆圖志

奏議一

七

不進彼與賀魯復合矣今雖嚴冬風勁兵苦輟墮又不可久留費邊糧使賊得堅黨附賒死期也請寬處月處密等罪專誅賀魯禍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也願發射牌處月處密契苾等兵齎一月食急趨之大軍住憑洛水上爲之景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且戎人藉唐兵爲羽翼今胡騎出前唐兵躡後賀魯窮矣薛仁貴討賀魯疏

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賚遣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

郭元振論吐蕃請罷四鎮兵披十姓地疏

通天中吐蕃請和其大將論欽陵請去四鎮兵分十姓之地朝廷遣元振報聘因察其事宜還

上此書

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番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

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舍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邪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彊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斥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

郭元振諫發兵導吐蕃擊娑葛疏

景龍二年突騎施西娑葛與部將闕曷忠節不和忠節賂兵部尚書宗楚客請發兵導吐蕃擊娑葛時元振爲安西大都護上

疏論諫廷議不從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除牛師獎安西副都護領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討娑葛知其謀襲執忠節殺嘉賓師獎等陷安西四鎮路絕

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娑羅等屬國自有携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兢立將相爭

新疆圖志

奏議一

八

權自相翦屠士畜疲癘財力困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啟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何爲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效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討者亦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倭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匐十姓之亂請元慶爲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倭子僕羅并拔布爲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他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册可汗子

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卽附若兵力足取十
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稅馬於拔汗那往
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昔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
汗那挾盆侵擾南導吐蕃將倭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
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倭子爲敝况今北有娑葛知虔瓘之
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內突厥邀伺于外虔瓘等
豈能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

狄仁傑諫發兵戍疏勒四鎮

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
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
國家旣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
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
爭礪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
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

新疆圖志

奏議一

九

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
費狃以寢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旣久
怨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
生水早起矣方今關東薦飢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斂不息人不
復本業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
竭中國也昔漢元帝納賈捐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
棄車師田貞觀中克平九姓册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夷狄
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
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爲可汗遣
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
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並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
豐矣且王者外甯容有內危陛下姑敕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
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
有顛躓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

韋湊諫募關中兵往安西討擊疏

開元時四鎮經略安撫使郭虔瓘奏請募關中兵萬人往安西討擊皆給公乘兼公熟食詔許之韋湊上疏諫不從後虔瓘竟

無克獲之功

臣聞兵者兇器不獲已而用之今西域諸蕃莫不順軌縱鼠竊狗盜有成卒鎮兵足宣式遏之威非降赫師之怒此師之出未見其名臣又聞安不忘危理必資備自近及遠強幹弱枝是以漢實關中徙諸豪族今關輔戶口積久逋逃承前先虛見猶未實屬北虜犯塞西戎駭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一萬行人詣六千餘里咸給遞馱並供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人戶漸少涼州已去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得濟又萬人賞賜費用極多萬里資糧破損尤廣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倘稽天誅無乃甚損請令計議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卽知利害況用者必賞獲者未量何要此行頓空畿甸且上古之時大同之化不獨子子不獨親親何隔華戎務均安靖洎皇道謝古帝德慙皇猶尙綏懷不從征伐有占風覘雨之客無越海踰山之師其後漢武歸漢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復焉足比議惟陛下圖之

李德裕諫應援安西北庭疏

會昌三年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部護府趙著奏請出師應援時德裕爲相上疏諫乃止

據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時向西路自河西隴右出玉關迤邐是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難已後河隴盡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須取迴紇路去今迴紇破滅又不知的屬黠戛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卻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不下萬人從何徵發饋運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苦不足無事時貯糧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况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謂縱令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之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珠崖郡國賢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爲可汗又請棄安東郤立高氏蓋不欲貪外虛內耗竭生靈此三臣者當自

新疆圖志

奏議一

十

有之時尙欲棄之以肥中國况隔越萬里安能救之哉臣恐蕃戎
多計知國力不及僞且許之邀求中國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則
將實費以換虛事卽是滅一迴紇而又生之恐計非便

新疆圖志

奏議一

十一